

张之路《来自外星的小核桃》

祖辈与孙辈的彼此拥抱

□李克柔



《来自外星的小核桃》是作家张之路陪伴小外孙的体验之作，以“老周”为了饰演一部电影中“姥爷”的角色而体验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与自己的外孙小核桃在暑假相处中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小说返璞归真，并不以扣人心弦或天马行空取胜，而是回归了文学最初的本真与质朴，通过一个又一个温情场景的搭建，还原了真实可感的家庭氛围，呈现出一个成人与儿童之间交融的文学世界。文本中处处可见对儿童成长和教育问题的深切关怀，老周与作者本人的视线深深交织，构成对书内与书外孩子的共同注视。

小说着重探讨了成年人应当如何对待成长中的儿童这一问题。儿童自身的经验世界具有单纯性与直觉性，在慢慢步入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从产生冲突到艰难突围的过程。而成人首先要建立与儿童的信任关系，正视儿童遇到的问题，并采用巧妙引导而非粗暴控制的方式，帮助他们度过成长的沟壑。在小说中，老周详细观察记录着小核桃在假期中的成长轨迹，并通过小核桃看到了千千万万与他相同的成长中的孩子，思索着他们的真正需求，试图总结正确的教育之法。小说遵循儿童本位原则，展现出对儿童的包容体恤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但并不仅仅沉浸于对小核桃个人世界的挖掘，而是将其放置于变幻莫测的社会大环境中，力求通过个体的成长境遇展示时代变化的风向，使作品有了鲜活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当纤尘未染的心灵与疼痛的现实世界产生碰撞时，老周希望在二者间寻求平衡，追问可行的解法。这不仅仅是对生活的追问，更是对社会的追问、对时代的追问。

儿童的眼睛是澄澈的。尼采说：“有某样东西，小孩能看见，他

(指成人)却看不见；小孩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种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重要。”小核桃在石头上作画，为短命的夏虫而难过，因在理发店偶然帮助他人而感到喜悦，这些感受都源于儿童最初的经验世界——那里没有复杂、丑陋和虚伪，稚嫩的思维方式反而使他们更容易触摸到生活的本质。老周与小核桃朝夕相处时，意外在他身上发现了许多从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这促使老周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重新观察熟悉的小外孙，作品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儿童世界的真诚与诗意反衬了成人世界的冷漠与麻木，作者将两个世界并置对比，却不单单止步于对成人世界的反思，而是试图从中寻找一种全新的观察生活的角度，为作品增添了一份旺盛的生命力。张之路细致勾勒着老周与小核桃相处时的细节，将儿童在成人世界中激起的波澜以煦和的方式展现出来，借老周之口述说了小外孙带给自己的震动与思考。这样的方式并不尖锐，只给予成人一些恰好的唤醒和催化，让我们得以重回孩提时代，以儿童的眼睛打量世界的复杂面貌，重新寻觅真善美的踪迹。

在张之路的文本中，从不存在对儿童居高临下的审视或说教，而是用尊重的、平视的目光望着他们。他认真揣摩儿童的心灵，讲述

着成人行走于儿童世界的见闻与思索。一花一木，一沙一瓦，无不饱含真趣、稚拙可爱。漫步其中，老周不由感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并不是绝对二元对立的。在我们以成人的经验为儿童铺设成长之路时，不妨也俯身看一看儿童寻来的砖石，或许，它们同样闪烁着真理的明亮光芒。

祖辈与孙辈的彼此拥抱赋予了文本真挚的、温厚的质地，代际间思想的融会更使小说抵达了深刻。小核桃的童年被各种课外辅导班填满，老周询问了身边的许多人，却得到了相同的回答——孩子们的现状都是如此。作者并未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借老周之口，让迷茫的问询透过书页传到读者耳边，留下引人深思的余音。在每一章节的最后，作者都以笔记形式凝练了老周的所思所想，在书内人物与书外读者之间筑建了一座对话的长桥，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与可读性。正如前述，小说以老周为了电

影角色体验生活为始，以发现与他搭戏的小外孙竟是一个机器人为终。结尾出人意料的反转揭示了作者的深层用意——前沿科技的高速发展给现实社会带来了不安感和疏离感，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未来越来越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讨论话题，而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情节设置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问号与回响，令作品在彰显脚踏实地的厚重感之余，更平添了一份深沉的哲思、一份轻盈的飞翔之美。

张之路以简洁的行文书写着儿童世界的精神风貌，也潜藏着对成人世界的丰厚刻画，具有对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双重视照意义。他从刻意抒情，却饱含深情——儿童怀着无尽的好奇心探索外部世界，成人则蹲下身来，牵起儿童的手，看着儿童的眼睛，倾听儿童的声音。一大一小两种足迹密密交叠在一起，踏破生活的层层迷雾，走向灿烂广阔的未来。

(作者系天天出版社编辑)



《来自外星的小核桃》插图

■新书快递



《少年鲁迅》
黄永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24年9月出版

作品记叙了鲁迅从幼年、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成长道路。从乐趣无穷的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童年的天真与坦荡勾勒了生命的底色。家庭变故带来生活上的变化，使得鲁迅在读书的同时承担起家庭的事务。颠沛流离的求学经历丰富了鲁迅的人生阅历，也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鲁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所处的时代环境一一铺展开来，让小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其文学世界背后的成长历程。



《少年仰起他的脸》
殷健灵 著
新蕾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

本书以真实故事为蓝本，聚焦一个患有家族遗传病的少年，他用坚强的意志努力对抗命运，用力抓住生活中的奇迹光芒。作品直面疾病与死亡，整体基调昂扬、细腻且饱含哲思，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引导小读者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让孩子们与书中的勇敢少年共舞，在激昂的乐章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节奏，唤醒内心深处的不屈与热爱。

■阅读札记

不老「顽童」的祖地情缘

□鹭白 林文蕾

作为华文儿童诗坛具有独特地位的诗人，林焕彰创作的儿童诗兼具“诗想”，以非凡的“诗质”，温暖着众多孩子的童年。

“影子在前，影子在后，影子常常跟着我，就像一条小黑狗。影子在左，影子在右，影子常常陪着我，它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童诗《影子》被收入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人把他称作写诗的不老“顽童”，称“两岸童诗交流第一人”。这可能要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他带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赴台访问，开启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破冰之旅”的那个时刻。当时，林焕彰与冰心、陈伯吹、洪汛涛等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进行互动，为两岸儿童文学创作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林焕彰与祖地福建有着深厚的情缘。早在20世纪末期，他即与闽籍作家冰心、郭风等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曾专程到福州拜访郭风，并进行深入的采风之旅。这种交流是文人的惺惺相惜，这可以从林焕彰《花和蝴蝶》和郭风《蝴蝶·豌豆花》两首分别诗中窥见一二。2011年，林焕彰到厦门参加两岸儿童文学交流活动，现场朗诵了一首题为“不在和在”的诗，深情回忆当年参与两岸儿童文学交流的朋友，他以昂扬的声调朗诵“他们的作品还在，他们的精神还在”，诗作情感的真诚、思想的深邃、语言的智慧深深地打动了两岸的文友。

十年前，林焕彰应邀到福州推广儿童阅读，住在东街口的聚春园。在这家深富传统的酒店里，他写下《城里的一只公鸡》，用一只公鸡唤醒一座古城的春天，用平实的语言点亮榕城的诗意。此次福州之行，令他对这座古城形成良好的印象。特别是太阳巷和白马路，更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在《飞向梦的童话城》里，他充分展开了作为儿童诗人的想象。诗人从东街走到太阳巷，进而联想到月亮巷、星星巷、天空大街，在寻觅的过程中，来到了杨桥路，再转到白马路，想象的翅膀再次启动，乘上白色的骏马，飞向梦的童话城。城市里的寻常路名，在诗人的笔下，变成充满童话意境的城堡，榕城因此笼罩上神秘的童话味道。

林焕彰走进漳州平和与五寨乡，在新美村后巷，诗人流连于那些富有年代风味的老建筑之间。蜜柚花、红砖厝、稻草垛，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场景，令他的心情难以形容。这是祖先迁台前的老家，是祖先流浪的起点。大约250年前，林焕彰的祖上从平和迁往台湾，到他已经是第六代。据家中族人回忆，在甲午战争之前，台湾的宗亲还经常派人返乡祭祖。1945年以后，他的堂亲还陆续回来祭祀过祖先。在此次寻根之旅中，他与当地林氏宗亲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血缘的力量令大家都沉浸在亲情的氛围中。在此次寻根之旅中，林焕彰也抽空与平和的小朋友们分享阅读和写作的心得。他告诉孩子们：阅读是快乐的，创作是愉快的。创作儿童诗，让他保持了一颗快乐的心。在他看来，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诗歌和绘画的种子，通过读诗、画画能唤起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和修养。返程路上，他写下了《寻根，要说那些年》，回顾了闽南人渡海迁台的艰险经历，记述了血脉传承的寻根心境。

诗人林焕彰有着深刻的祖地情缘，他多次到福建，与福建的作家、编辑和阅读推广人以及孩子们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这种两岸民间交流的形式，是带着爱与情感的互动，是发自内心的歌唱。

(鹭白系鹭江出版社社长助理、编审，林文蕾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评论

邓西长篇小说《永远的阿贝》：

引导孩子勇敢面对生活的智慧之书

□胡丽娜

近年来，邓西的创作呈现出喷薄之势，从带有自传色彩的《路过一棵开花的树》到有着浓郁海南地域风情的《鲸歌岛的夏天》《栗树鸭的天空》《秘境回声》，邓西以其独特的文字描绘海南，讲述小外孙成长的诸多困惑与无奈、迷茫与挣扎、释然与蜕变。在呈现孩童成长的丰富样貌与博大浩瀚内心世界的同时，邓西还智慧而妥帖地在叙事中融入更多富有意义的思考：比如时代变迁中的代际沟通与自我认同、现代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传承等等。

《永远的阿贝》是邓西聚焦海南黎锦文化传承的诚意之作。舒缓平静的叙述一如汨汨清泉，甘冽而澄明，这样的气质与佛瑞斯特·卡特的《少年小树之歌》、梨木香步的《勿忘我》极为接近。在作家的叙述中，刺绣不仅仅是一种需要传承的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家族历史与个人情感记忆的承载寄托。只是相较于“记忆传承人”四部曲之《历史刺绣人》将编织与历史关联的叙事，《永远的阿贝》的编织更为个体和纯粹，显得温和亲切。这里的刺绣不关乎批判与省思，而是水到渠成的自我疗愈、自我认同和成长。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浓郁的故事。遭遇突发事件陷入心理危机的女孩阿贝，被深深的负疚感重重压着，为此她逃离成长的熟悉环境，来到外婆所在的自然山野。与“死亡”相关的话题既是故事展开的背景，又是贯穿故事始终的重要线索。阿贝山居岁月的开启是为了逃避突发事件的精神重压，但在与外婆的日常相处中，她知晓或遇过了这个家族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段遭遇的不同事件：外婆小时候失去了姐姐，芸阿婆丢失了女儿，还有芸阿婆的老去……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默默承受着悲伤，人物的故事互相交织，但这些并没有形成沉重压抑的叙述氛围，或将阿贝拽向沉沦的深渊。相反，外婆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的生活智慧和乐观豁达的态度慢慢溶解了阿贝内心的坚冰。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本引导孩子充满勇气地面对生活的睿智之书。

邓西在小说中大胆尝试从不同维度呈现那些原本潜藏在现实中的死亡事件，这是孩子迈向成长不可逃避的事实，形成绵延的成长伤痛与伤感。在作家从容的叙事下，它们妥帖地与故事并行，并在最后得以合理化。人物内心变得坚韧而强大，这种释怀正是对成



《永远的阿贝》，邓西著，晨光出版社，2023年12月

长的别样诠释。如何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情感、悦纳自我、自洽又昂扬地面对生活，既是阿贝走出困境的见证，又是成长主题的深意所在。故事的结尾，长大的阿贝不仅完成了自我的疗愈，而且在学习织黎锦的过程中拥有了更为丰厚的精神世界，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家族的历史、对于土地的情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换言之，阿贝的成长与蜕变不仅仅是生理年龄的变化，更是心灵的成长，既有自我认知的拓展，又交融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深入内心世界同时又外拓到现实社会，融入使命与责任的多重成长。

《永远的阿贝》是一部女性的心灵史，书中丰富的女性角色鲜活生动，富有魅力。特别是外婆这一形象，她的见解朴素却有深意，类似“树不说话，不也活得好好的”的表达，在最为烟火气的日常中升腾出令人心安的哲思。这样彰显传统美德又开放开明的长者，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陪伴孩子成长。邓西以清新明快又理性克制的笔触，以来自渔村小镇的十一岁女孩的视角开启女孩成长的故事。这是第一人称的限定视角，内心敏感细腻有创伤的女孩，同时又是一个有意思、能发现新奇之处的“他者”。阿贝谨慎细致地观察感受着外婆的生活，娓娓道来地域特色文化，吸引读者进入故事情境。正是在这样舒缓、渐入佳境的叙述中，承载着文化传统和民族记忆的黎锦自然地融入阿贝的生活。在外婆的引领下，她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完成了对黎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对阿贝来说，黎锦的编织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寄托。

当然，作品并不回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传承中的商业转化。作为与外婆形成鲜明对照的安总，就是一个时代气息浓郁、精干又有情怀的新女性。书中男性人物出场不多，但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阿峰这一角色不动声色地拓展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使得黎锦的现代传承有了新面貌。这个同样带着创伤长大的男孩，有过曲折的彷徨，但在外婆的爱和包容中成长。他对黎锦的情感饱含对亲情的思念、亲人的责任，他选择学习黎锦又有着打破传统刻板观念的果敢和坚毅。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该书是《将军胡同》《正阳门下》之后又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主要笔墨集中在三个孩子的故事上，“上房揭瓦”、找“宝贝”、学童谣、溜冰、“研制”辣椒水……孩子们的生活细节丰富、真实生动。通过男孩大海的视角，触发儿童对具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的英雄们的理解。四合院里的饮食起居、历史建筑和胡同文化等，也能带领小读者在故事中领略古都底蕴、京华风貌。



《中国娃娃美食故事》
牟艾莉、左小权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

这是一套给3-8岁孩子的中国美食故事绘本，共6册，讲述的是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与风味小吃，每个食物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系列绘本将西北的凉粉、川渝的火锅、江南的藕粉、北方的面条、南方的芝麻糊等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进行创新，把文学故事、视觉绘本、食谱融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可以读故事、看图画、学烹饪。书后还有每种食物的科普知识。